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三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儲夏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三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辨二

君臨臣喪辨　宋劉敞

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為君焉君臣之義非虚加之也寄社稷焉耳寄宗廟焉耳寄人民焉耳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

臣亦慶君有慼臣亦慼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異而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為背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亦周末之記

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亦予之席焉夫不以賤而棄之為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之為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況於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臣之家非弔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故君弔於臣使巫祝先釋采於廟門然後入釋采者告有事

也世或失其義而謂巫其祓之乎及魯襄公嘗朝于荆荆君死荆人曰公必親襚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桃茢祓而先蓋厭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爲之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桃茢先則吾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況諸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於宋將升壇使兩人執戈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爲君也如荀慇之而已會於宋何爲惡之哉

怪竹辨

歐陽修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蓍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

蓍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逺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

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正統辨

元 楊維楨

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

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

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大一統然則今日之修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

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歴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于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𤼵紐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殊風異俗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入部之雄至安巴堅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福之日自安巴堅訖于天祚凡九主歴二百一十

有五年大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
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釁中夏而石晉氏不
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
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又承屬於契丹者也至阿固達創
國垂統於道宗之世遂致萌人臣之將而盡取其地僭
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
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
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為君長

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册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爲兄弟晩年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爲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閲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

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説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塘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為遼漢興而人心應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北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

論之則南唐李昪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歷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唐以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德薄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

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有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

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為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䇿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西漢之比爾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疎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

宜不得以渡南為南史也明矣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絶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歷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

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為統至於拂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暊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時待今聖人為何君也哉嗚呼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

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

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没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歴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

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為記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辨以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統之說者此日家小

技之論王勃兒輩之佞其君者爾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為論

辨通鑑綱目書漢亡　明何喬新

炎興元年十一月魏鄧艾至成都帝出降北地王皇子諶死之漢亡尹起莘曰書漢亡者以見漢之自亡非艾輩所能滅之也君子曰尹氏之説非也子朱子之作綱目上下千餘年其紀亡國多矣未有書某國亡者獨於此書漢亡乃綱目之特筆也昭烈帝室之冑也忽奸臣

竊命漢鼎將移志欲芟刈羣兇以復高光之大業不幸天命已去力挽不回及曹丕篡位乃即位武擔之南嘘炎燼於已熄宣烈祖之重光其名甚正而其義至弘也自陳壽諂晉其作三國志尊曹而抑劉於昭烈父子不稱漢而稱蜀蓋絕之於漢也司馬氏因之遂以黄初之年接建安之紀蓋謂漢已亡矣子朱子之意則以為一脈尚存不可謂之亡昭烈父子建號隴蜀祀漢配天者四十有五年是漢未亡也及鄧艾兵至成都帝禪不用

皇子諶之言而用譙周之計於是赤帝不祀而漢統絶矣故特書漢亡以見漢之亡非亡於獻帝為山陽公之日乃亡於鄧艾至成都之時也尹氏求其説而不得從而為之辭是烏足以知大賢筆削之旨哉陳子桱之續通鑑綱目其知此旨乎故崖山之破特書宋亡蓋以伯顔入臨安宋猶未亡也及帝昺蹈海宋始亡矣由是觀之陳壽書丞相亮討賊之師為入寇姚燧詆陸秀夫之屬為逋播臣者真名教之罪人哉

諸葛武侯文集辨 李夢陽

諸葛孔明文集六卷凡七十六篇將權之北狄五十篇世布之矣稱將苑一曰心書武德之陰察二十六篇則增者耳稱文集云閻子兵備信陽也刻其集布焉或問閻子曰集奚而刻也閻子曰吾方有兵事曰以兵事乎曰以兵法曰以兵法乎曰以兵道曰以兵道乎曰以其出諸葛氏曰誠以是也子習焉由焉已矣奚刻而布也閻子曰夫吾惡夫已而不人者也李子聞之曰大哉閻

子可謂無我者矣然則是書出諸葛氏則非矣閻子過李子問曰是書也奚不諸葛氏出也李子曰竊聞之善道者不勦說以襲名善言者不附同以著見是故老不歸孔儒不畜墨名法異旨王不述霸是書仁義詐力共條則誠偽淆矣湯武桓文並稱則王霸交矣引經括史道流是證為飣餖昭矣出入黄老申韓則授受駁矣繁簡異製文體亂矣兵詳政畧立意涣矣是故是書也其事雜其法該其道混是勦說而附同者為也故曰非諸

葛氏出也閻子曰兵變事也用無定形漢賊不兩立耕者雜于渭濱善矣不曰襲荆州之孤勒益州之降予人必湯武則龍顔不漢日表不唐矣李子曰兵無定形道有常體故談湯武者羞桓文慕桓文者鄙孫吳何也湯武者仁義之兵也順天應人者也桓文者節制之兵也假之自利者也孫吳者詭詐之兵也施之昏慢之國而後可者也夫是書也三者備矣故稱雜焉雜則事轇轕該焉該則法互稱混焉混則道亂故曰是勦說而附同

者為也且奬蒙進吴賛羽德曹謂備為蜀先主云云斯言也果亮口出哉閻子曰内經假於黄岐然術者莫之能離左氏疑於丘明而學士罔舍其辭是書也習而由之即用以指事因心以探法觀我以制道無於世不可也是不是暇論哉

魯之郊禘辯　楊慎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予

讀其言雖愛其辭之嚴義之正而未嘗不病其考究之不精也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末造非成王伯禽之為也昔者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此以理而斷其事之無也以孔子之言考之論語載子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中庸載孔子之言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二言者微

言以見其義也又恐當時之不喻也故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説子曰不知也知其説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亦既十露一二矣又恐後世之不喻也則又曰杞之郊也杞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是天子之事守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孰有深切著明於是乎以上數言著其意而春秋魯頌著其事春秋書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公也魯頌閟宫之三

章云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王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孔子於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為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春秋魯頌考之而知郊禘不出於成王之所賜也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未嘗言之穀梁未嘗言之國語未嘗言之公羊之言

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即孔子之意也隠公嘗問羽數於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如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隠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據此則莊公之世未有郊可知臯鼬之盟萇弘欲先蔡祝鮀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

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纖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鮀也正宜藉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敢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耶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禮樂大小皆悉用之矣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歜形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

其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葢惡魯之僣也以是觀之可見魯之僣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鄰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誣矣予考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葢未允也此豈非明證大案哉比事而觀之襄王之出而入也尚不許晉文公之請隧平王之弱而遷也猶不允魯惠公之請郊成王之賢倍於襄平尚靳之而謂成王賜之晉文魯

惠尚不敢輕用而謂伯禽受之有是理乎若已賜矣已受矣魯惠又何須復請乎或曰子之言則然矣然禮明堂位有是言也祭統有是言也詩魯頌傳有是言也噫三言者皆虛也明堂位之言魯之陋儒欲尊宗國如亡是公之夸齊烏有先王之誇楚有是言無是事也其言也不足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漢儒無遠識以明堂位入禮經而祭統之說因之魯頌之傳因之故祭統之謬駢明堂之枝指也魯頌之謬承明堂之餘竅

也君子不稽經合傳而偏此之信亦固矣且明堂位之言亦自相反既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既曰成王又曰康王成王既賜康不應復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鞫而見其肺肝矣蓋自王澤之竭處士混議謂舜臣堯或謂囚堯謂禹德衰謂伊尹割烹要湯謂孔子居衛主癰疽瘠環南遊交辭於漂女皆厚誣聖賢自便己私與此說之興蓋同時也幸而孟軻氏辯之孔子順辯之而成王伯

禽之事既不幸不得明者之辨而號為大儒者方引之以解經使成王伯禽蒙首惡之名于千載予其可無辨乎古語曰三占從二今諺云四不拗六言貴從衆也經傳之明證大案其衆如此曲儒之單聞孤説其寡如彼辨是非於千載之下當何從亦從其衆而已

周正辨 周洪謨

或問南皐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為歲首今之歷是也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是以子月為正月乎曰歲首云

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此月為正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為言端也端之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歴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為第一朔正月之為第一月猶長子之為第一子也故皆可謂之歳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為歳首而非以十二月為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

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爲歲首而非以十月爲正月也繇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爲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决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峯蔡氏謂不改時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迂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頴汪克寛輩則又遠宗漢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爲可從

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之序千萬古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為春以春為夏以夏為秋以秋為冬位隨序遷名與實悖雖庸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乎秩四時奉天道以為政者乃如是乎予懼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詩書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論辨之失者參考而詳列于左云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辨 王世貞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楊子慎曰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也魯之用天子禮樂也其末世乎明堂位周衰陋儒爲之也昔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平王也夫成王賜矣伯禽受矣惠何以重請之曰往報未成許也周室於平衰也至襄抑又衰矣襄不許晉文之請隧也而謂成王賜魯郊乎然則魯之僭何如曰著在春秋魯頌春

秋桓五年書大雩雩始桓也閔二年書禘於莊公禘始閔也僖三十年書四卜郊郊始僖也魯自伯禽而下十八世至僖公始郊詩人頌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則不出於成王之賜亦明矣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又曰杞之郊也杞禹也宋之郊也杞湯也魯之郊禘非禮矣周公其衰矣其君臣恧然虞天下之議已也以藉口於成王伯禽其陋儒又從臾之甚矣其無忌憚也魯頌曰白牡騂

剛白殷牡也魯曷不用亦噫我知之魯緣宋而借者也其以宋解乎哉王子曰楊子辨矣美矣然而未知于故也夫禮成王實解之于何知之曰以請隧知之隧隱禮也晉文雄伯也復王崇勳也而王辱王也文敢巽以請之王從伉以却之而文弗復也夫郊禘之大典也魯弱國也魯弗請天子弗問吾故曰賜也内而後魯屬伇於盟主為齊若晉矣稽役有討擅兵有討公止公弗見大夫再執而不聞以僭禮樂討也則何故借曰辭之天子

之宗伯太史夫失官也三邦之分寳天子實記焉豈其大禮而忘厥自耶魯得僭之齊晉先矣奚待魯也春秋之互見以微譏耳如其僖始魯頌曷弗削也魯頌之弗削非僖始也然則曷為用白牡曰成王志也尊周公以報功德也用白牡班魯宋也班宋示有等也魯惠曷為請曰請議也或器報之示許也夫呂氏春秋呂氏言也何徵

放生辨惑 陶望齡

芝亭張子雲來王子與諸善友以萬歷辛丑仲夏朔創放生會於城南因書雲棲大師放生文會稽之首復命鄙言贅於末簡予惟慈心功德昔賢已詳無事復論第取聾俗所排堅難猝破者畧為答語數條以解羣惑嗟乎蚑蚋生人虎狼生肉自古已有斯語矣而白首之士猶迷而不解是為鮑氏弱子笑也

問仁者當宏濟蒼生拯扶赤縣何必留情微物效彼

小慈終同兒女之嬉豈有丈夫之槩

答事有弘微心無巨細捉象擒兎獅子之全力具存纎草喬林一雨之普沾靡異然則心非大也豈嫌善小而不為心非小也安見小事之非大必如子言則畜池無相鄭之功而祝網豈王殷之畧哉不知天心等愛道眼普觀舉斯心既無廣隘之殊論物命亦何貴賤之别故寒生頓貴肖翹等活萬人世主圖王轂𧹞偃於天下寧當暴殄但貴擴充

問親親仁民仁民愛物序分先後施有重輕當圖厥

重先置茲輕後

答以刼盜而為奉養不若止盜以寧親以屠劊而效布施不若損施而全命蓋一忍而生百忍亦一慈而該百慈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則濟衆者寧當殄乎物昔有懦士曾處圍城始雖蒙被而猶戰競後則登陴而親捍禦乃謂人曰勇可習乎夫勇由血氣猶以習增仁乃性生豈難測學固當滋吾生意遠彼殺機生為至順故好生

即名順之階殺是極違故遠殺乃去違之要若能時時救物念念利生將使戾夫汎愛如轉春色於寒柯逆子承歡若濬源泉於勺水矣

問物既旁生與人非類若網罟畢弋不設於先王則鳥跡獸蹄必交於中國雖云愛物終止妨人且雞鶩長生蛙魚不殺其類充塞恐無所容

答獸有茂草魚躍淵泉並育並生豈妨豈礙今蜀不食蟹楚不捕蛙未聞楚蜀之鄉純為蛙蟹所據殺之而類

乃滋慼不殺而生反不蓄人羊之言其故可痛

問鱗鬣未舒網罟隨及既難逃死奚用放生婦人之

仁哲士所笑

答凡有生命總是無常人亦同然非止於物倘以物命難延理當烹煮亦將謂人生無幾便可誅夷然獄中必殺之囚牀上臨危之病療者猶欲流連於朝夕刑官亦必轉展於秋冬此決死而尚冀其生彼更生而未必即死況夫放救之舉本吾慈憫之心眼見其生便似永投

生路手援其死即如永脫死門則死何必豫疑生何須終保乎

問衆生就死極多此會放生極少救一漏萬何取普周

答愛以心行慈由術運昔云仁術尚不妨殺羊以易牛令者慈心亦何害救一而漏萬惟心惟術自普自周故數錢布施量等大千況衆命更生功豈小補濟旱元非一漑終愈立槁之他苗繞塔豈合遊畋亦喻投湯之勺

水且愚人適口智者娛心但知適口之可甘不識娛心之大快是故涸鱗乍濕籠羽更騫方遊釜鬵而倏返江湖將就刀砧而俄辭絆縶似赴市曹而逢赦如遭寇虜而獲還躑躅方甦悠洋忽逝於是在濠知樂對水忘饑覩此生全覺輕安之在我慶其脫離如重恙之去身彼箸下萬錢食前方丈三寸舌外美惡何知一臠飽餘腥膻可厭其為娛樂曾有幾何豈若脫彼命於生死之間怡吾心於飛躍之際浣清漾淼同斯縱壑之歡送目煙

雲偕此排空之樂然則衆所營者口腹吾所娱者神情取適正同心口有别耳

問物元非物生亦無生但須究了一心即是曲成萬物投厓割肉尚屬有為贈蚌放螺徒滋勞費

答究窮至理雖何死而何生曲徇物情亦欣生而哀死蓋以衆有即真無之域涉事即融理之門若執無為而病有為則無為之談適資慳吝執無生而訾放生則無生之説反助貪殘既啖肉無礙真修豈放生反乖妙理

即如所謂投厓割肉則身執盡忘餧虎飼鷹則悲心彌廣運悲心而有為之功斯著祛身執而無生之旨冥符今則所重者已身所輕者物命寳已命既宛爾貪生殺他身乃托無生死斯又與於不仁之甚加諸俗士數等矣

李長吉詩辨　鍾惺

杜牧李長吉執友也叙長吉詩曰賀且死甞授我平生所著歌詩凡二百三十三首今二百三十三首具在則

長吉詩無逸者矣其逸者非逸也皆賀所不欲存者也而李藩者乃從賀外兄搜其逸者且恨其以夙怨悉投堰中不亦紛紛多事乎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況於賀等者皆於心旳有所據而於世一無所與者乎夫以於心有所據而於世無所與之人死而授其友之知我者以詩詩止二百三十三首則此外皆其所不欲存者必矣乃不足以定長吉詩而必欲別傳其所不欲存者甚矣無識者之禍人詩也然則投賀詩與恨其

投者其為庸人無識則同要其得投堰中則長吉之幸而二百三十三首傳於世而無一字之亡者皆長吉文章之神之所為也若長吉者已所不欲存雖舉世之所欲共傳而必毅然自去之者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三十四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三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解一

劉勰曰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 吳訥曰解者亦以講釋解剥為義其與說亦無大相遠也

一說解者釋猶豫也必設為問對以極其情則諷誦之間而猶豫自釋矣其義盖始于七發等篇文選乃

遂以七為體非知言也至韓子作進學解而始以解名篇故今特揭為一體而以七發等作附之　復徵曰文選以七為一體固非前說以七入解亦欠妥詳

後設體

進學解　唐　韓　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無不庸

爬羅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

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

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
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
欂櫨侏儒椳闑居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
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畜
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
妍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
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
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

為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廪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前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加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

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于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鬛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命解 李翺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也何命之為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

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禄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已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況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可知也

人旱解 戚均

涒灘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

雨觴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誅之昔歲嘗然農剰其澤及名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橐有書一幅目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蹇陽肆亾下土祇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饑曷為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癘曷為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

於上刑黷於下百姓焦愁結成恨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貸雨是猶乗攆適海豢羊望異於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於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象刑解 沈顏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凡為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箠扑楚毒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

上古淳朴人易為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日劓之刖之笞之朴之而不為畏也何以知其然邪夫九人冠而一人髽則髽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髽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髽者勝民不知冠之髽之為勝但見衆而為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為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

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為畏也凡民之心知恣其所為而不知戒其所失令辱而笞之不足以為法也何者蓋笞絕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為其非矣故不足以為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為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為恥也皆以為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朴人易為化亦由聖智玄邈深得其理故也

叛解

李甘

或曰申恒何讎而叛解曰盜賊富豪讎乎且悧其財而強索之若究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紵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憑藥縣非盜與恒驚宰相非賊與或曰有盜一金費十金而可捕為之乎或賊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令三年兵之非十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為輕而不捕則窮人家家謀盜矣富人家家遇盜矣以一夫為寡而不磔

則壯夫人人為賊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為蚤也勝天下之賊者萬人為少也或曰吾聞寡夫重閉盍鏈乎解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閑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吏不欲擾如贖倡而為妻也為倡且淫為妻且禁乎

朱氏夢龍解　劉蛻

吳郡朱氏言昔之夜夢龍入井客之好誕者作佳占以祥朱氏子曰予未嘗識周公孔子者也然而使予得夢

一丈夫茍冠衣之古者因謂之周公孔子人必知其自欺也未嘗識越不知越之城郭宮室逵巷茍或夢之未可自知其何城也然則朱氏之所夢入井者朱氏安知其龍乎豈非常見畫工者屈其脊拏其爪施甲鬣雲氣於身則似乎其所入井者邪是朱氏之夢畫者也殆非夢龍矣自夏后以來人不見龍然而言龍者信其畫而已漢魏之數見者見其畫者也薄姬之娠者亦畫者也時門之鬬者亦畫者也史皆謂之龍且明史之妄況朱

氏之學妄哉夫龍不輕出又不可褻乎婦人有德不鬬故知皆非龍也嗚呼龍以變化為德也故孔子曰唯龍也不可知是則德也而如螾如蠖如蛇如魚未可知不為龍也或者謂如所畫亦可謂之龍也則朱氏所夢曾何龍乎

學解嘲對書 沈亞之

客有以令廩食之不充漕輓不勝於弊是勞遠而惰近以為問者余於是發憤數日故縷言而對曰昔漢徙山

東豪富兼并之家以奉園邑凡百二十四萬户又有南北東西軍及匈奴雜毖以國衆來歸者仰給於漢未聞嘗俟漕輓於吳越而後給也今以三十萬人食勞輸江淮歲貢三十萬斛迎流陵險覆船敗軛不得十半自渭以東督稽之官凡四十七署署吏不下數百歲費錢十萬為大數而部吏舟傭相踰為奸鞭榜流血酸苦之聲相聞禁錮連歲不解歲千餘人雖赦宥而獄死者不可勝多矣甚非聖人之所以牧人也乃者燕人叛玄宗南

巡巴蜀肅宗勞兵於神武乃二駕神遊代宗臨陜關中流離羸牛一𤰝當市錢二百千故有轉輸之法雖救一時然終轉入於禍誠可以痛今雖未可暴去且宜以三輔粟爲貢重資於農則耕稼自勤耕稼自勤則甸服無曠土游人矣如此九年之蓄可以儲又何勞輸輓於遠哉客曰敬聞其言

相解 皮日休

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

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是其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于天地分性于萬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將令之人言其貌類禽獸則喜真人形則怒言其行類禽獸則怒真人心則喜夫以鳳為禽耶鳳則仁義之禽也以騶虞為獸耶騶虞則仁義之獸也令之人也仁義能符于是哉是以行又不若于禽獸也宜矣哉或曰相者有乎哉曰上善出于性大惡亦出于性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也上善出于性

若文王在母不憂重耳弱不好弄是也大惡亦出于性
若商臣之蜂目豺聲必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腹必以
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
苗格仲尼垂諭而子路服是從善而化者也若齊桓公
管仲輔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故舜
相于堯而天下平禹相于舜而大災弭咎繇相禹斯為
相者也見人知其賢愚見國知其治亂亦相也或曰
賢愚者見行事而知也敢問聖人之相人知其有位哉

曰堯之于舜任之以天下知其有位也舜之于四凶投之于四裔知其無位也曰茍若是聖人之能相人也是必賢者得其位不肖者不立朝三苗九黎焉得以國飛廉惡來焉得以爵曰有是者其君不能相也將其國之是滅豈暇相人而用哉是則三苗九黎未聞不滅飛廉惡來未聞不誅嗚呼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累黍言其善必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令之人不以是術行其心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

困不思以道達不思以徳進言其有位必翻然自負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羮有卿相之色葢不能自相其心者也或有士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巳有没齒之難有妄誕之人自稱精子卿唐舉之術取其金則易于反掌耳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嗚呼舉世從之吾獨戾也其不勝明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三十六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　垣

謄錄監生臣劉天倫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三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解二

碑解宋孫何

進士飽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熟東漢李唐之故事惜其安于所習猶有未變乎俗尚者作碑解以貺之碑非文章之名也盖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之

不能盡者復全之以序而編録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盖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誡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為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鍾曰鍾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鍾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

人之為碑亦猶是矣天下皆踵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黄鉞銘不謂其文為黄鉞也崔瑗有座右銘不謂其文為座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斲大木為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喪大記曰君葬四綍二碑大夫葬二綍二碑又曰凡封用綍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間之轆轤輓棺而下之用綍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儀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麗繫

也謂牽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或曰以紖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北上碑南釋者曰官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趺泊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所增耳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

周宣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皷或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俚俗目為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著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甞斥碑之材而為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

大抵皆約班蔡而為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翺為高愍女碑羅隱為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紼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事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今之人為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鋮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辨析政事謂之議可也祼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性情謂之謌詩可也何必區

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為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全咈乎譊譊者則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潁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貫索之為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葢漢實去舜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

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喙昔人之好為碑者久欲發揮其説以詒同志自念資望至淺未必能見信於人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而夸為大言茍從而明之則謗將叢起故蓄之而不發以生力古嗜學偶泥於衆好其兄又於何為進士同年故為生一二而辨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劉景烈字解 劉敞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末可以斃牛兵無長短劍無單複應敵施巧倏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似儒者予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略為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為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邊塞尚多恐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遂少哉而久處末試予是以惜之它日

因燕飲酒言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為釋可也以為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予曰然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有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永年則安有范中行之臣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然不聞彼可以永年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無窮而人之生有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蠢然作蟄然止則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筋力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故一託於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聲

丹青狀其貌簡策叙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烈如何座容相和唱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敢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魏梁解　歐陽修

予論正統辨魏梁不為偽議者或非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簒弒之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奬簒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

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于春秋皆不絶其為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為據依其敢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獎簒乎曰惟不絶四者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没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簒也書其簒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

而擯耳使為君者不得擯其惡則人之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凡惡之為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為小人者亦知其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為惡者蓋以人為可欺與夫幸人不知而可擯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擯也就使四君因聖人誅絕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為惡者將曰彼不幸遭逢聖人黜絕而不得為君遂彰其惡耳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

為可欺而惡可揜也如此則僥倖之心啓矣惟與其為君使不得揜其惡者春秋之意深也桀紂不待貶其為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顔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絶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揜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予不黜魏梁之是也

解疑

或譏涪翁御奴婢不用鞭撻能慈而不能威涪翁笑曰奴婢賤人不過為惡而詐善慢令而詐恭當其見效在前雖我亦不能不怒退自省不肖之狀在予躬者甚多方且自鞭其後又何暇舍己之沐猴而治人之沐猴哉或曰孔子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然則非與涪翁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乎今之用鞭撻者有能離此三過者

乎昔陶淵明為彭澤令遣一力助其子之耕耘告之曰此亦人子也善遇之此所謂臨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夫臨人而無父母之心是豈人也哉是豈人也哉

儒解

明　王禕

有用之謂儒世之論者顧皆謂儒為無用何也曰非論者之過也彼所謂無用誠無用者也而吾所謂有用者則非彼之所謂無用矣夫周公孔子儒者也周公之道嘗用於天下矣孔子雖不得其位而其道即周公之道

天下之所用也其爲道也自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內外無二致也自本諸身以至於徵諸庶民建諸三王本末皆一貫也小之則云爲於日用事物之間大之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也斯道也周公孔子之所謂儒者也周公孔子遠矣其遺言固載於六經凡帝王經世之略聖賢傳心之要粲然具在後世儒者之所取法也不法周公孔子不足謂爲儒儒而法周公孔子矣其不可謂爲有用乎噫斯吾之所謂儒者也其果世之所

謂無用者乎且世之所謂無用者我知之矣縫掖其衣高視而濶步其為業也呫畢訓詁而已耳綴緝辭章而已耳問之天下國家之務則曰我儒者非所習也使之涉事而遇變則曰我儒者非所能也嗟乎儒者之道其果盡於訓詁辭章而已乎此其為儒也其為世所詆訾而蒙迂闊之譏也固宜謂之為無用固誠無用矣而又何怪焉姑孰潘君章甫儒之有用者也自為右史即以嘉言讜論上簡主知歷僉湖廣浙東憲所至赫赫有政

謦用是入中書爲參議遂拜江西按察使夫陪鈞軸總憲度國家之任莫重焉而君則迭任之此其爲有用夫人之所知也抑余之所知固有大於是者周公孔子之道吾將望之儒者之效庶幾賴以暴白於天下寧如今日所見而已乎雖然有用之用難矣而無用之用亦不易也若余者蓋業於無用之用流於迂闊不能以自返者也君盍有以教我乎哉余嘗執筆繼君後知之也深故於其行解儒以爲贈

八蜡解　程敏政

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穀以報嗇也享農及郵表畷迎猫虎祭坊與水庸先嗇神農也主之者尊之也司嗇農官也百穀百穀之神也農先農也郵表畷田舍也猫虎驅鼠及豕坊以畜水庸以行水皆有功於田者也所謂報嗇者申上文祭百穀之義也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使之必報之者啟下文迎猫虎之詞也所謂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

澤者所祝之詞也然則先嗇一司嗇二百穀三農四郵表畷五猫虎六坊七水庸八陳氏合坊庸為一分猫虎為二舍百穀而增昆虫誤矣王肅又分猫虎為二雖去昆虫而遺百穀亦未之盡惟横渠先生有曰百穀八也昆虫為害者不當祭斯為得之

李淑人大節解　李攀龍

中丞霍公大母李年二十餘撫遺孤焉既贈太淑人掩於帝恩其大節無以自達于上乃中丞狀之曰勤瘁憂

苦精白貞純是先大母之德也余惟八者備矣屹屹乎大節者哉方其夫永絕弱子在抱亟低徊于一往而藐諸之謂何跂予望之中廢不可知若將置焉而施復是顧業以黽勉孰與劾以大畢之爲成仁也量力計期此伏彼起蓋有日月可處而我未之即安者匍匐拮据不與焉勤矣惟茲孑遺煢煢在疚疢疾用勩怮怛爲勞即庶幾將來瘏痛甚矣而逝者不返終身病之奚必殘形相拒毀體示絕始爲慘哉瘁矣壅閼閟恤癙憂以瘁如

在晦冥視聽玄黙雖猶託于世未亡人耳百爾紛紜藏之地下獨其所為喘息相屬者細若氣微若聲不可以已是重畜也憂矣可以已則舍生以之不可以已斯生而有所不得舍也難乎其為心矣預防以自困致慮以自危既秀方實植微壯長有不在我者而志每窮焉以邀惠逝者拂亂煩寃甘此荼毒苦矣立孤難于殉葬善後優于軀命二倫是經大義以辨非託於難以竊便非假于優以茍存夫婦母子無遺憾焉精矣葢亦其質固

有之既自不飭亦自不渝不然捐軀徇葬本以為潔而葢視其華猶可物采非素以為行也光昭有家泯於無迹猶曰倫足以竊便義足以苟存云爾恬淡是常不以作色白矣據其所不得於舍生之心與其每窮焉之志如天地定分之不可易如山河定位之不可移殉葬自章捐軀自正溝瀆之諒匹夫一朝舉之矣又不然非其此之勤瘁不將以捐之幽苦不將以撓之乎貞矣激于始絶而衰于已事與舍生而身亡均之失其半矣此夫

各成其信非以為名而意自愜不解於慈非以為功而理自全故至於今無間然矣豈其習而便豈其守而存卒之自是自致厥美不遺純矣屹屹乎大節也哉喘息相屬命脈以文神明之冑後世少復余猶及見中丞為御史時主課天下郡國上計吏風裁卓然廷尉中丞少司馬司寇徧歷三臺大績茲著於太淑人有餘烈矣勤瘁憂苦精白貞純具大臣之道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井田解

徐渭

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葢田以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廣深各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葢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分千條萬派如髪之析而約於梳篦無臚膩不道之患廢井田而為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為陸矣猶髪之舊析於梳篦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其力自悍安得不決且徙又當其始溝洫而澮也田上之由行自徑而畛而塗而道徑可走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道容

乘車二而四方輦輪並得直抵畿輔井廢而陸以田則由行車輦未免避田避田則四方道里始不勝其紆曲倍日月費旅給故井田費不特妨水且妨陸矧曰無以限戎馬邪

閒閒子解 張弨

閒閒子性鈍喜讀書材拙喜著述善病而臞喜接引賓客談文章性命之事弟子愛閒閒子者進而規曰盍枯坐而冥心絶軌跡而塞兊以護其氣乎閒閒子佩其言

扃其室曰間而報以間之說也人之生也輪輸轂轉殆未有停機焉天道之生而藏也地道之潮而汐也人道之動而静也往而新運而不積新故生不積故間矣流水之涓涓汩汩而常清也瀦而蓄之有不終日腐者幾希人自生而即涉于動矣動而静故静不可見而動也善所謂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今人但知枯坐之為静冥心之為安絶軌跡而塞其兊之為暇也夫安知不枯坐之静不冥心之安不絶軌跡塞兊之暇乎且人之靈心

必有所寄不寄之于詩書文章談論則必轉而他寄焉夫他寄者羶逐之場而濁淖之府也酒食醉飽之餘而博奕籌算之事也愛其生而生殘厚其身而身殃吾安知挾冊者之不猶賢于博塞以遊者乎今夫心王種也王種無為亦必寄其權于公孫宰執而無為之體安若其無所寄而宦官宮妾必有乘其間而竊之者矣故王種之寄于臣種也臣種亦王種也心官之寄于詩書文章談論也詩書文章談論皆間心也無勞爾形而不能

不用形無搖爾精而不能不用精不用其形不用其精則其為人也同于枯魚夫形色者有盡之物也而天性者不蝕之根也天性閒則形色泰矣天性不勞且疲即形色不妨日運動矣故曰制而不著放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夫無事者讀書之訣也明諸心者著述之妙道也眼前無一不善人者實客友朋皆足生我也此其為閒也不既多乎鏡隨物現形而鏡不勞鏡閒而形自忙也晴空無塵而遊雲之往來無礙晴空閒故能為

遊雲受也吾是以稱閒閒子嗟乎大鵬飛以六月息而閒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而閒夫知不息了義者可以言六月之息矣然則閒閒子即讀書著述談道論文其亦真閒人也已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作閒閒子解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三十六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三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喻

喻古之法　唐盧碩

軒昊之代君為心兆民為百骸堯舜之代君為目兆民為物三代之時君為醫兆民為疾五伯之治君為工兆民為村二漢之時君為隄兆民為水夫心治則百骸從

視明則衆物露醫善診則疾不彌漸工善度則木無棄材故委心乃無為軒昊之治自治也任目必有待堯舜之治求治也醫不全則生死危三代之治存乎仁工不審則曲直乖五伯之治資於智迨斯已降民為水矣政為隄矣隄之不完水漂邑矣寖乎曹馬乃成壞裒馬嘘民不可使為水水而隄之困矣然則軒昊誠堯舜明三代仁五伯智二漢法禁人之叛也禁之以致君為敵兆民有寇讐焉

日喻

宋蘇軾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

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試

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没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吴君彦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溪喻　明方孝孺

金華俞君子嚴受學於太史公將歸余送之溪梁之上指水而告之曰子知溪流之不息乎其為地卑也其為量有容也其為源深且遠也茲其所以不息也九仞之

罔其形嶄然其勢巍然時雨過之如走建瓴不逾時而失之矣甕盎之器大者受石小者受斗石滿斗盈欲加涓滴則旁出而横溢矣蹄涔斷潢行潦是資雨霽潦乾則枯涸繼之矣斯三者以其為地髙為量狹而無其源也夫學亦何以異於此乎以孔子上聖之資猶且學乎詩書易禮至於耄老而不敢怠知學之不可無源也當世之人無足與侔矣而猶問乎老聃問於師襄問於郯子問於太廟之有司見婦人哭則問之見習水之丈人

則問之其於人無所不問豈人之智有過於孔子哉知學之不可自狹也至於德已成矣足以比堯舜而友周公矣人稱之為聖則驚駭歎息而不居而顧自擬於老彭之好古左丘明之知恥人問之農則曰不如農問之圃則曰不如圃與三人行則以為必有我師其自卑下者又何如哉此孔子所以為聖也夫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於自狹而莫難乎不得其源源乎周公孔子之道則固終身資之而無窮用之生民而有餘矣茍他求

馬吾未見其不涸也廣其中惟衆之容充其内不拒乎細於學庶乎有得矣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吾未見其善學也歉然而若虚凝焉而若愚慼慼焉如恐不及而失其塗學而有得焉庶乎可守矣嗜名而務耀衒智而自材吾未見其能至也嗚呼之水未足以喻乎道取其類而已子其觀乎海哉爍之以九年之旱而不見其涸灌之以百川之流而不見其盈舟檝載之而不重蛟龍黿魚鯤鵬蝦蟹巨細並育乎其中而不以為功然海

之致此者其爲地卑其爲量有容其源深且遠亦無異乎溪之爲也嗚呼子其去而益浚其源哉無若罔之高也無若甕盎之狹也卑取而廣容得之勿以爲足守之益致其恭太史公之爲教若是而已矣雖孔子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子其行哉余深有望於子

難

難蜀父老　漢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

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莋存邛畧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葢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覊縻勿絶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

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為使者曰烏謂此耶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説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沸出

汎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源決江疏河灑沈澹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傶骿胝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來兹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躖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

之外浸淫衍溢懐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内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域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内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横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繫縲號泣内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

討彊胡南馳使以諭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絶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

合在於此矣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

顏率求鼎難　明宋濂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

王勿憂也臣請正大義以卻其軍率乃詣秦軍長揖言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則君臣也率聞君伐臣則有之矣自非弒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之興師而涉邦畿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問諸左右秦君曰無他異也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異寶也誠願得一觀焉然恐周之執事不察敝國之情乃盛陳師衛以備不虞耳寡人人臣也豈敢稱亂率曰率意君忘其為人臣也今幸勿忘甚善率嘗適蔡蔡人有事其主者其主有龍

淵之劍蔡人持仞與戟逐而奪之或諫曰此汝主也汝何得乃爾獨弗畏不義之名乎蔡人曰吾見龍淵不見主也彼猶不見主故肆行而無忌憚君今知為人臣而興師求九鼎焉何也君不聞齊晉之事也齊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王嘗賜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追桓公之興平宋折鄭帖服荆楚威行諸侯天下莫强焉尚款款以尊周為事未嘗敢求九鼎也晉地亦方千里帶甲亦

數十萬犄以太行之高起以首陽之雄迤以黄河之深靡以大陸之廣所謂表裏山河之固晉實有之文公藉累世之盛侵曹伐衛大戰於城濮而楚師敗績列國畏威無敢不從然猶一曰尊王室二曰尊王室亦不敢求九鼎也今君欲行霸術不思法桓文而首尾不軌是圖率恐諸侯有以議君也且君有不義者三以臣帥兵而刼天子不義一也鼎乃先王重器而敢睥睨之不義二也肆虎狼之威志在丘墟宗廟不義三也六國怨秦之

虐日夜共謀洹水之上恨無其名以興師設知君有爾
韓必遣三将軍出宜陽趙衛與韓唇齒之邦必注强弓
蹶勁弩助之燕雖稍弱勢不能以獨寧四國合一精兵
當不下三百餘萬齊為山東大國亦必驅其衆西向崤
函楚見諸侯並起其雄吞之志益暴又必急趨擣武關
君雖有百二之險舉六豹而敵一牛不至血肉狼籍不
止也率竊為君危之夫鼎者又以昭夫德也苟無其德
雖得之必亡之昔夏之盛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昬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君尚可力求之耶楚莊之强君之所聞也因伐陸渾之戎遂來問鼎之輕重王孫滿一言郤之輙俛首莫敢吐氣者豈力有不足哉誠畏負不義之名也君世有功于天王今其所為可不如蠻荆之長乎為君之計莫若告于衆曰寡人不敏昧厥君臣大分帥爾有衆欲觀鼎于周周之大夫弗以寡人為不穀肶肶然喻之寡人雖

至愚亦已藏之中心矣爾衆宜解甲韜戈從寡人寡人幸至於廟當舉觶自罰復告于太史書之以明寡人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之成湯又見於今日也君德孰加焉秦君聞之赧然謝顔率曰子之言良是也即日罷兵西遷鼎周鼎也故借周天子立論為說者曰秦師求鼎之事雖急使率以是大義折之秦縱暴必能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將兵以救之也既不能然復以八十一萬人輓鼎誑齊率真小人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豈獨率一人之為

然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

考証

律尺考　明王廷相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

漢志云律本起於黄鐘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黄鐘之長蓋以黍約一分九十黍

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

律尺之度周禮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

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為尺矣故歷代以周尺為古尺漢有劉歆銅斛尺蔡邕銅籥尺建武銅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父玉尺梁表景尺晉始平古銅尺汲塚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官尺後魏元延明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准尺宋和峴尺太府布帛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繇是觀之尺隨代更律隨尺異雖有慕古之君出而正之緫然不能歸一豈非神理難詮器數易拘耶按晉荀勖依周禮制尺謂之

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祖沖之銅尺汲塚玉律尺其度皆合隋意以其與周尺同因以校諸代之尺田父玉尺梁表尺加𣢾尺七氂漢官尺加𣢾三分三氂始平銅尺杜夔尺加𣢾四分渾儀尺加𣢾六分四氂蔡邕銅籥尺加𣢾一寸五分八氂元延明尺加𣢾五分八毫開皇水尺加𣢾一寸八分六氂劉曜土圭尺加𣢾一寸五分夫史臣稱𣢾推考百代之法術極精密及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鍾律聲高樂音哀思及得始平

古銅尺果長勗所造四分是豈可以勗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乎宋仁宗朝詔丁度詳定鄧保信等所定律尺則以和峴之景表尺為長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長二分比景表尺短四分有奇胡阮保信及李照所用太府寺布帛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乃再造景表尺上之而高若諾卒用漢錢尺依隋書定十五尺藏於太常寺夫宋初以胡瑗所造鍾律與古法相合隋唐以來諸儒皆不及瑗而高若諾則以為不可依用然則鍾

律尺度之中將何所據而為定依乎夫器有形而易拘者也聲無形而難調者也以為校黍則黍有大小之異累有長廣之殊黍不可盡信矣以為定於人之聲則喉有長短之不齊音有清濁之各異聲不可以盡依矣故歷代以來尺之長短杳無定凖樂之高下茫無定聲擬議之紛紜卒莫能決嗟乎形質難均物情自然是以聖人制度立法存其大槩要在聰明察之爾今之制律者必曰累黍定尺固無恰好符契之妙若曰棄黍為尺亦

無特契之理予謂先守累黍之法以為律尺大分資藉之地後參古人耳聽心會之術以為考聲命尺之本庶幾所謂元聲者必於此而得之不然止據區區累黍之法以為定尺之要恐未免毫釐之差遂至千里之謬又何望夫夔曠之閫域也哉

歲差考

王廷相

歲差法堯時冬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氐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歷冬至日

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歴冬至在斗十二度夏至在井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歴代之歴可驗者如此然雖有進退其度不出一舎前後盖天運星行動體也未免或前或却小有不齊歴家步算乃死法耳安得與天相符故曰歲差後世隨時占候修改求與天合又不得不然也漢自鄧平改歴之後洛下閎謂八百年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歴已差五度而閎

未究蓋古之為歷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躔之宿一定而不移不知天日會道不得均齊餘力積久度數必爽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躔常有不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算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歷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

度自唐以來歷家皆宗其法大衍法有云日躔一歲行周天度未變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為三千四十分計一歲不及之分三十有六大積而至於八十三年則差三千四十分為差一度矣然猶未至也至元朝郭守敬算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為精密至今三百餘年臺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識者往往奏請再改歷元以正歲差嗟乎天動物也進退盈縮未免小有不齊一定之法不可拘也劉焯取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當時善矣至唐而復差僧一行

以八十三年時謂合天矣至宋元之交而復差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當時以謂精矣至今又復有差然則一定之法顧可拘執也哉況法亦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朞餘一日之數分於四朞則二至之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之法一日變為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一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杪一朔虚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虚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

晝之前後以為朓朒故定朔每疑於一晝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凖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杪最為精微及至半杪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定無常凖焉夫至之絲忽朔之一晝食之半杪積之歲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算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算夫安可得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此為至當堯時冬至在虛於今豈可固執也哉

聖裔考 程敏政

先聖之後凡嗣爵奉祀者謂之大宗子宗法在禮不可不慎重而考諸史籍則因襲之間尚有可議蓋自先聖一傳而泗水侯再傳為沂國公沂國五傳生順仕魏以孔子後封魯國文信君蓋聖裔之受封始此順生三子長曰鮒秦封魯國文通君又為陳王博士次曰騰為漢長沙王太傅次曰樹而鮒騰之後分為兩宗鮒六世生何齊成帝時梅福上書言孔子殷人宜封其後以奉湯祀遂封何齊為殷紹嘉侯尋進爵為公地滿百里此一

宗也騰四世生霸元帝時賜號褒城君奉孔子祀此一宗也然則紹嘉公乃大宗褒城君乃小宗何齊生安光武時嗣爵又進封宋公為漢賓位諸侯上霸三世生均平帝元始初進封褒城侯均再世生損和帝永光中徙封褒尊侯至獻帝初國絶盖兩宗至于漢亡俱失傳矣魏文帝黄初中復求先聖之後得議郎羡賜爵宗聖侯傳再世生震晉武帝太始初改封奉聖亭侯震再世生懿隨元帝南渡居會稽孔氏自此復分南北兩宗懿生

鮮宋文帝元嘉八年以罪奪爵十九年以隱之嗣隱之復以子不道失爵二十八年以惠雲嗣又以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以邁嗣邁傳其子莽亦以罪失爵此南宗也後魏時求先聖之後得二十七世孫乘以爲崇聖大夫孝文太和中改封其子珍爲崇聖侯珍三世生渠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侯入後周宣帝進封鄒國公渠再世生嗣哲隋煬帝時改封紹聖侯此北宗也然則從元帝南渡者爲大宗受北魏所封者爲小宗南北兩宗

至于隋亡又并失傳矣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始得先聖之後德倫賜爵襃聖侯德倫再世生燧之玄宗開元中進封文宣公傳七世生光遭五季之亂失爵為泗水令有灑掃戶孔末欲冒襲封盡殺諸孔氏光妻生子仁玉方九月遂祕養之後周時乃得嗣爵入宋而卒至太平興國中復以仁玉之子宜嗣封宜再世生聖祐無子以弟宗願嗣仁宗嘉祐中以祖謚不可加後人改封衍聖公宗願傳若蒙哲宗元祐初改封奉聖公若蒙坐事廢

以弟若愚嗣復為衍聖公若愚傳其子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孔氏自此又分南北兩宗端友傳四世生洙以宋亡失爵此南宗也偽齊劉豫自濟南僭位得先聖四十九世孫璠賜爵衍聖公豫廢金因之璠三傳生元措金末崔立作亂降元遂併俘元措以去此北宗也然則從高宗南渡者為大宗受劉豫所封者為小宗矣元措入元而卒無子乃名洙俾嗣爵固讓歸衢州仁宗延祐四年召中書定議先聖五十三世孫當嗣封者遂得

元措宗人恩晦以聞恩晦受爵以卒因予貴追封魯郡公盖今之為大宗子者皆恩晦之後矣夫宗禮先王之所制盖以正天下之大倫而絶爭端者也先聖定禮樂以為萬世法而況其後人奉世祀可不慎乎夫以魏唐之初其所封者史既不載其世次而凡在北宗者又皆出於一時之訪求乃以之當大宗子之責亦異乎先聖之禮矣必不得已則南宗猶為近之盖南宗出於當時嗣爵之人而北宗則其疎且遠者或乃以去宗國為南

宗之罪以守林廟為北宗之賢則又有大不然者焉以史考之凡出於北宗者實皆逃難四出流落民間非真有仗義守禮之心效死而不去者也然則取此去彼又豈大公至正之道哉矧北宗祖璠始受逆豫之命而終于元朝所謂因襲之間尚有可議者凡以此而已

作聖裔考

歐史十國年譜備證 徐一夔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

歐陽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求事迹不可得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始信其改元歐史所據者以此所以不他見者疑其年號止行于國中而不行于外國後并諱之至正中余避亂海寧州之東有許姓者嘗闢巨室得古墓一内有誌磚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驍勇有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辛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

錢氏改元之一證也惜乎歐公未之見爾鏐殄巢殺宏誅昌以有兩浙之地又貢獻中朝不絕若無稱帝改元事當唐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涉謾重誨大怒會使臣烏昭遇韓玫使鏐還朝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遂奏削鏐王爵鏐蓋有激而然而鏐卒之歲實為明宗改元長興之壬辰則寶正六年之明年也重誨被殺當長興二年夏而元瓘自陳復鏐王爵則在重誨既死之後改元瓘襲位不復改元其事可見已以

余觀之錄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直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故得賜玉册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宫殿官屬皆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至如俊者以分言之一陪臣爾亦授前項職名儼然行帝者事矣奚待重誨見絶而然歐公去五代未遠故老所傳蓋可信也當時十國皆非中國有錄之稱帝改元與否亦不足較第錄所見以備歐史之一證云爾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三十七